

20140907 晨起薰法香如是我聞思（逐字稿，簡校版）

覺父念在小機恆隨契範
深思欲教大乘久植機緣
唯因機小成習導之向大
傳法髓長慧命轉小向大

在文中，過去一路聽過來，讀過來，我們已經能了解。「覺父」有兩種的意思，一種是我們「心外的佛」。釋迦牟尼佛，如是佛，亦如父，佛陀的慈悲念念眾生。另一種就是我們自己「本覺」，我們既然已經知道本覺，也有如如來本具的佛性。也知道自己要好好用功，要斷除煩惱，要能夠去除煩惱，這是我們本來的希望，也是本來具有的覺性。但是我們自己也常警惕，應該要發大心，不要停滯在小根機中。這是修行者聽法之後，該要自我警惕，要相信我們本具佛心，我們「要警惕自己，根機太小了，所以我們要開闊心胸，我們要發揮生命的大用，不要只用在自己，我們要用在人群中，這是向內自性佛來說」。

若是向外，釋迦牟尼佛，亦師亦父，他心心念念就是眾生。同時無始以來，累生累世，就是隨著有緣眾生，不斷希望能夠成就，希望能夠在眾生群中，與眾生造作有緣。所以「恆隨契範」，就是這樣的期待，隨著眾生。眾生六道輪迴，佛陀還是時時倒駕慈航，人群中度眾生。很期待，期待能夠「契眾生心」，做眾生人群中的典範，就是以身作則來教育。就像釋迦佛，他降兜率入皇宮，開始坐在胎位，然後出生。然後一生的過程，從孩童、少年時代來看社會。起了這一分，要怎麼樣改除眾生的苦，然後出家、修苦行、成道、說法、最後入滅。這就是佛陀在累生累世中，因緣成熟，現成佛的身相在人間，用他的典範，讓我們看。同樣「是人」，生活中同樣是這樣長大，但有人在享受中，去體會苦難的生活，為了要拯救苦難中的眾生，所以願意去修行，去追求真理，讓人人內心解脫，讓人人啟發這份愛。更多人，再更多人，能夠讓人人的愛心，人人入人群中去，人群中更有機會接受佛的教化。類似這樣，所以「恆隨」，「恆」就是用很長很長的時間。「隨」，就是沒有捨離，一直跟著。「契」就是契合，用佛法來跟眾生心契合，作為典範，用這樣的型態來教育。所以這一定要用深思，要很用心，要思維，要怎麼樣才可以將這教法，普遍入人群中。而且漸漸讓人群，體會大乘法。不只是獨善其身，必定要兼利他人，這是用很長的時間。

這樣就像農夫一樣，灑下種子，就要慢慢照顧長大，成果累累。累累的成果，成果再復耕耘，這樣「久植」。常常在播種，就如種樹的人，樹長大了，不管是修剪枝葉、插土，再讓他生根長大。或者是採種子培育在土裡面，有水分、空氣、（陽光）讓它長大。就像農夫或園丁在發種子（育種），這就是「久植機緣」，就是等待時機，這必定要很用心。佛陀覺悟，要讓大家知道，人人本具佛性。可惜，人人就是根機很小，不堪接受。所以必定要耐心，長久的時間，我們待機、待緣，才有辦將這個「教」，教於大乘。四十多年了，時機沒辦法再等下去了，所以佛陀就開始說大乘法。一生的施教，在說大教法，卻「因機小成習」，已經成了習氣、習慣，因緣不成熟的人，還是佔大多數。所以「導之向大」，大家的習氣，還停滯在小乘裡。必定要再用心，循循善誘，來誘引他們向於大乘。可見要度眾生是這麼辛苦，要讓人人透徹瞭解，道理清楚，很不簡單。所以要「傳法髓、長慧命，轉小向大」。不得不傳法髓了，法脈一定要傳下去，為了佛法要再向下傳承，長長久久，千秋百世。

過去的時代，佛陀入滅之後，還有一群人，集結了經典，經典集結完成在印度。這個法傳來中國，還是很稀少。也有從唐朝開始，要讓佛法昌盛，故需要求法，要從印度來傳法。這期間，中國有很多僧人，發心去印度取經。但那時候交通不方便，路途遙遠，要經過很多，非常危險，廣闊的沙漠等等，取經是多麼辛苦，多麼不容易。有的在中途還沒到印度，在中途就往生的也很多。還有，有人成功到了，在印度學成歸國，很幸運的如「玄奘法師」，他就是成功者，非常稀有難得。不只是要去的時間，是重重障礙，一心一志，重重難關，重重克服，對他的生命有威脅，還是「以道為重」。所以克服了這個難關，再克服了惡劣的氣候，還要再克服地上很開闊、很長的沙漠。天氣的變化、地形的變動，風一吹沙漠忽然間變形，像這樣路上冒險，可說是重重疊疊。

有辦法在那地方學法，成功取經回來，還要經過翻譯。尤其是羅什法師（鳩摩羅什法師），他母親在臨終前說，你要將佛法流傳向東方。所以為了母親的遺言，他學成後，一心就是要傳法來中國。但是那時候，國家（龜茲國）很不平靜，中國要侵略，總是很不平靜。那時中國派人來，聘僧人到中國，但龜茲國不肯放人。但是中國就說不肯放人，我就起兵用軍隊攻打，只好放人了。羅什法師（鳩摩羅什法師）隨著呂光，來到靠近中國的地方，這時中國內部發生政變。父子互相衝突，但還是希望能取得（鳩摩）羅什法師到中國。但是呂光認為：「好不容易我請到這位，能傳法的法師，怎能如此輕易入中國的

門？」因為他的主人（符堅）已經被殺，所以他就停在中途。後來姚興再派軍隊來攻打，才請得羅什法師（鳩摩羅什法師）到中國，這也是很辛苦。

不管是從中國的玄奘法師到印度，或是印度羅什法師要來中國，都是經過很多波折，才能將法傳到中國。再經過翻譯，還有摩騰、竺法蘭，這二位尊者，將《佛遺教經》還有其它大乘經典帶來中國，也是受盡許多波折。所以古賢大德，要將經典從印度傳來中國，也是非常不簡單，波折重重。我們要常常用感恩心，我們今天有經可看，《如法華經》，我們就會去想到鳩摩羅什法師，他經過這麼長久的時間，種種難關來到中國「譯經」，帶動很多人來譯經。《法華經》就是來自鳩摩羅什法師，可見很不簡單，我們要很用心珍惜。所以傳法髓、長慧命，這都是很簡單才傳來的。

佛法，「法譬如水」，我們幾年前一直一直說《水懺》。也將《水懺》在社會廣大演繹，用演的、用歌來唱，用肢體語言在台上，也請亞芬（許雅芬女士）在台上，演一段悟達國師做為開場。然後將我們現代社會的生活，用人演繹出「貪瞋癡」，這種顛倒迷茫的眾生。《水懺》就像是水，眾生顛倒的煩惱，就是用這個法，如何來洗滌眾生，這分的無明煩惱。已經過三年多了，這期間聽到，因為從《水懺》—法譬如水（演繹中），不管是演繹的人，或觀摩的人，或讀到、聽到了解到佛法，轉動了他的心，去無明，向正向方向走的人，也是不少，這是用「法水」洗滌人心。

但是我們來到《法華》，應該是「法髓」，這更加重要。因不只是洗滌我們的無明，更重要的是「髓」。我們要自己要能造血，現在的醫學不是有「骨髓移植」。有人造血不良，不管是血癌、白血病，自己不能造血。現在科技可以配對，配對到適合的，就能從那位，很難得的，從幾十萬人中，才有辦法選擇出血型（基因）符合等等，這樣配對到。若沒有排斥，將那個人健康的髓，給生病的人，若能接受，就成他身體的一部分。從他的體內自造血，來延長他的生命。同樣的道理，法要入人的心，而且不被排斥掉，能夠將法入心，能體會法的真諦、真理，這就要受法的人不排斥。

所以我們一直說「信解」，現在就是〈信解品〉，就如在接「法髓」，我們是不是有很深的信解？我們是不是將法收入心來？在我們的生命中，發揮真實人生的效用？入人群而不受人群污染擾動我們的心？能這樣嗎？若能這樣，就是「法髓」。這樣成長我們的慧命，不受

污染，增長智慧，福慧平行，這是我們應該要學的。所以傳法髓、長慧命，轉小向大。要轉動小乘的心，現在就是要一心向大，向大乘法前進，所以慧命我們要自己顧。

「覺父」，向內自己說，說我們自己的本覺。但是我們要感恩，釋迦牟尼佛他是長年累月，無始劫以來，不捨眾生，心心念念就是眾生。甚至已經跟他有機、有緣，他還是很期待人人發大乘心。所以這因緣，他永遠就是跟隨著，就像是我們自己的本覺。我們明明自己知道，開始時也有發大心，我要入人群中。我在團體中，要扮演利益人群的责任，我願意。開始發心時，那念心的堅定、懇切，那時就是在我們的真如本性，開始放射出真這分如的光明。但是這個真如的曙光，是不是有讓它不斷不斷展開，那曙光是否有讓它一直出來？或者是被我們的無明遮蔽了呢？我們要自己恆隨，我們自己的真如，要自我不斷的「警惕、啟機」。佛法，我們要藉佛法來啟我們的心機，我們要以身作則，法不是向外求而已。法，原來是在我們本性，在我們的內心。佛陀本來就是為了眾生而來人間，所以現在，也不能捨去了外面的典範，來向我們「契範」。釋迦牟尼佛所留下的法，我們還是要很用心，佛陀的法接近我們的心，我們自己真如本性也要向法接近，這樣才有辦法契心契機。

經文：「無有子息，一旦終沒，財務散失，無所委付，是以殷勤，每憶其子。」

是啊！長者，這大長者不斷心心念念的，就是他的孩子，孩子已經出去了，財富這麼多，最擔心的就是孩子還沒回來。因為長者年紀也大了，最擔心的就是孩子還沒回來。就是我們的「本覺還未啟動起來」，所以「我」，就是釋迦佛，就像那位父親在等孩子一樣。擔心「一旦終沒，財物散失」。就像佛，若是涅槃後，無人好好來傳法，道就斷、法就滅了。這是須菩提自己已覺醒了，不過他自己也老了，也能體會佛陀的心了。若無傳法的人，「道斷法滅」，所以一定要趕緊找回來，這散失的孩子，所以要付託。這財物應該要有所付託，若無法付託要怎麼辦？因為這樣「是以殷勤，每憶其子」，因為這樣越思念孩子，越想找孩子的心越殷切，這是上面的經文。下面再說

經文：「復作是念，我若得子，委付財物，坦然快樂，無復憂慮。」

經文簡釋：

「復作是念，我若得子，委付財物，坦然快樂，無復憂慮」；復是有展

轉思念、望求得無憂之義。

這就是期待，最期待就是孩子能回來，所以說「復作是念」。「復」做就是「輾轉」，這樣不斷念念不忘，「我若得子，委付財物」。這是長者念念不忘，「復作」就是「輾轉」，這樣念念不忘。這是期待能夠得到孩子，能夠傳給他財富、財物，能這樣就很快樂。沒有其它的要求，只要求子能回來，只求人人能回歸本性。佛陀唯一的期待，人人能相信本具佛性，人人能回歸。若能這樣他就很歡喜，無復憂慮，就不用再煩惱。「復」就是「輾轉思念」的意思，不斷展轉思念他的孩子，越是年紀大，越是煩惱，越是心心念念，希望他的孩子能回來。「望求得無憂之義」，能夠得到，才能無憂，一定要到孩子回來，財富付託了，這樣他就沒有憂愁了。

***「我若得子，委付財物」；我若得子：有可度之機，即是父子相憶，故名得子。**

「我若得子，委付財物」，就是說我若能得到孩子回來，就「有可度之機」。表示孩子雖出去，總有一天會回來，只要沒死去，還活著，總有一天會回來。前面的文也看到，貧窮子在外面流浪到他國，落得這樣貧窮，不斷在求衣食，漸漸到父所止的城。慢慢「求衣食」，就表示慢慢在接受法，也慢慢已經從他國的遊歷，原本都放蕩在他國，現也已經慢慢往父親所止的城，慢慢接近。這就是譬喻眾生受到法，法開始在慧命中成長，有所依靠。那就是衣食，就是道糧，漸漸得到道糧，慧命也漸漸在增長，慢慢靠近，所以有可度之機。漸漸孩子與父親一直接近，這譬如「父子相憶」。父親在找孩子，孩子自己也知道，自己這樣貧困，要找一依靠的地方，所以這譬喻父子相憶。這就是一個機緣，開始父親找孩子，孩子也想找一依靠。這樣慢慢接近，「故名得子」。我若得子，就是「機緣漸近了」，這樣得到孩子自然就放心了。

***「委付財物」：授成佛記名付法財。**

***「坦然快樂，無復憂慮」：子既無眾苦，但受諸樂，稱佛本懷，父則坦然快樂，無復憂慮矣。**

「委付財物」，授成佛記名，叫做付法財。就是慢慢開始，佛陀準備向弟子授記的時間一直接近了，若能夠這樣「坦然快樂，無復憂慮」。這是已經表達出，法我們已經慢慢接近了。所以漸漸到城，父所

止的城。父親找子的心，也開始慢慢有所得。所以「子既無眾苦，但受諸樂」。這孩子已經入這城，城內很豐富。只要他入城，城中很富樂、很豐富，開始衣食已經不用擔心。孩子已經入城來，譬如「佛稱本懷」，因為看到孩子已經安定下來，衣食安定，慧命增長。就像佛陀看到弟子有在受法，舍利佛已經發大心了，佛陀為他授記。須菩提、摩訶迦旃延、摩訶迦葉、摩訶目犍連，這一回就已經有四位，開始在弟子群中站起來，來到佛前，用很虔誠的心，向佛懺悔告白，告白他們的內心，「過去接受法，然後停滯下來的偏差，空過時光，年齡也這樣慢慢老去。尤其是這種為大眾入群處眾，還是保守著不願意去付出，這個心念錯誤，但是失去了入人群的機會，所以他的心也有些懊惱。」

不過現在知道了，舍利弗同樣年齡大了，最後也是發心，這種子也應該要落土，大乘法應該也是入心的時刻。只要種子入土，法入心來，自然因緣就能成熟。所以用種種譬喻，譬喻體會佛心，和表達自己的心意；佛陀應該要知道，這是他們的表達，也請佛不用擔心，我們年紀雖大了，我們現在都體會了這念心，自己真如本性，這「光」大家應該都啟發出來，所以佛陀可以「稱心」，如佛陀的心意，所以「稱佛本懷」。因為佛陀要將他內心的法說出去，希望讓人人聽得懂。從四十多年前，華嚴的道場，那種覺悟的心境，很期待將這心境源源，能夠讓所有的眾生、弟子，都體會到覺悟的心境。若沒入菩提道，沒走過這條路，目的地不會到。現在看到弟子，應該都走上這條菩提道，佛應該要稱本懷。能暢演，能很自在說出他的本懷，讓大家能夠體會。

所以「稱佛本懷，父則坦然快樂」，就如父親一樣，看到孩子回來，「回來就好！回來就好！事業有傳了。」就像佛：「弟子年紀也大了，我自己也老邁了，你們若聽得懂就好，能夠體會到就好。」不要想說自己老了，因為你們還能領導大眾，再下來年輕大眾需要你們。若人人心啟發出來，真如本性現前，能更多人去傳法。「大家若心意不開時，講法只有我一人；心意大家都開，心意大家都能去傳法，這是一生無量的道理。」所以就像父親：「孩子回來就好，財產我能交給你，事業讓你去發展，我應該坦然快樂。」就像這樣的父親，「無復憂慮」。

人生就是這樣，父親一輩子的辛苦，就是為了孩子。這「血脈」要傳，人說：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」這是世俗人，有子就好！不過佛陀不是這樣想，佛陀是要人人，「真正的法脈要入，法髓要成長慧

命」。大家要很用心，人人自我覺悟，自我覺悟還要去傳承，我們所覺悟的法。這樣才能維持佛法，還能在很長久的時間，等到彌勒成佛，這時間要很長。這時法若不傳，等到後面的佛來接人間法，這還要很久。而我們是因為有中國法師發心，到印度取經，傳法回來。有印度大師傳法來中國，因為這樣，法才能流傳到現在。今天才能再看到經典，能夠聽到法，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！「覺父」是在我們自己的心裡，我們要感恩「傳法者、說法者」。而說法者、傳法者我們要依教奉行，才有辦法「法髓入心，成長慧命」，我們要轉小向大，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！

【補充資料】

*「鳩摩羅什法師」：

羅什父，天竺人，出家至龜茲國，婚於國王之妹，生什。頃之，其母出家，得道果。什年七歲，隨母出家，遍遊西域，總貫群籍，最善於大乘。時在龜茲，秦主苻堅建元十九年使呂光伐龜茲。獲什而還。至涼州，聞苻堅敗，因自立。其後，後秦姚興伐涼降之。什始入長安。興以國師之禮禮之。仍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，譯出眾經。宣譯凡三百八十餘卷，秦弘始十一年寂於長安。時晉熙寧五年也。臨終曰：吾所傳無謬。則梵身之後，舌不焦爛。在逍遙園依外國之法，火化之。薪減形碎，唯舌不灰，見出三藏記十四，梁高僧傳二。（資料來源：丁福保《佛學大辭典》）

【鳩摩羅什】華譯童壽，本印度人，但生長於龜茲，出家後，通大乘經論，後秦姚興弘始三年（西元四〇一年）到中國長安，在逍遙園翻譯經典，前後所譯經論，凡三百八十餘卷，在秦弘始十五年（西元四一三年）示寂於長安，寂後火化，舌頭不爛，表示他所翻譯的經典，絕對可靠無誤。（資料來源：陳義孝《佛學常見辭匯》）

*「白馬寺摩騰竺法蘭法師」：

（寺名）在河南洛陽縣東故洛陽城西。漢明帝時。摩騰竺法蘭初自西域以白馬馱經而來。舍於鴻臚寺。遂取寺為名。創置白馬寺。此僧寺之始也。唐垂拱宋淳化元至順明洪武間，俱重修。洛陽伽藍記曰：「白馬寺，漢明帝所立也，佛入中國之始。寺在西陽門外三里，御道南。帝夢金人，長丈六，項皆日月光明。胡神，號曰佛。遣使向西域求之，乃得經像焉。時白馬負經而來，因以為名。明帝崩，起祇洹於陵上。自此以後，百姓冢上，或作浮圖焉。寺上經函，至今猶存。常燒香供養之，經函時放光明，耀於堂宇。是以道俗禮敬之，如仰真容。」（資料來源：丁福保《佛學大辭典》）